

80岁老人带着哥哥画像找到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70年前,我在死人堆里寻找我的“麻子哥”

从向远松 11 岁那年开始,每逢清明冬至,他都会在门前烧些纸钱,纸钱飘飞,眼泪随之滑落,这时向远松就会喊:“麻子哥!麻子哥!”

今年向远松已经八十岁了,他的眼泪流了整整七十年。昨天下午他找到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希望在遇难者名录上添加哥哥的名字。



八十岁的向远松讲述当年哥哥惨死经过。快报记者 赵杰 摄

日军进城 难民被逼下跪

向远松的童年是在下关宝塔桥度过的。父母在和记洋行做工。但是因为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在日本人打到南京之前,向远松的两个姐姐向秀英和向秀莲就被三叔带到了湖北乡下“跑反”。

在那年严冬来临之前,10岁的向远松随着父母和12岁的三姐向凤英躲到了和记洋行后面的观音庵当中,观音庵是当地的一处避难所,周遭数百名老百姓都躲在此处。

那时向远松的母亲向王氏用锅灰把脸涂黑,还把向凤英的头发剃光,让她看起来像个男娃儿。

而向远松的大哥向远高二十来岁,长得一脸麻子。向远松叫他“麻子哥”。向远高执意不愿躲到观音庵。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满脸麻子,日本人怎么会要他?

1937年12月,日军进入下关。“维治会”的人把观音庵的难民驱赶出来,并逼迫他们在马路两边排列成队,依次跪下,并高喊“大日本万岁”,以“迎接”日军。

向远松看见,先是过来好几匹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兵,接下来就有两百多名步兵尾随其后,靴子发出的“哒哒”声仿佛踩在向远松的心上,吓得他浑身发抖。

目睹日军枪杀聋哑人

周遭的人都出来“迎接”,只有一个卖水的聋哑人还挑着水往观音庵走,一名日本兵在后面喊他,可那聋哑人没应声也没回头,日本兵骂骂咧咧地操起步枪,对准了聋哑人的后背。

枪响了,聋哑人“啊”了一声倒下,鲜血染红了观音庵门前的草堆,两只装满水的水桶顺着观音庵的台阶“咕咚咕咚”地滚落了下去。那是向远松第一次看见死人,他偷眼看了看那举枪的日本兵,此时他帽子后面两片叶子被风吹起,仿佛是把把沾满人血的刺刀在挥舞着,恐惧占满了向远松的脑海,他吓得动也不敢动。

日军入城后,开始了疯狂的抓捕行动。白天,观音庵还算宁静,但是一到晚上,这里也变得不安全起来。

向远松记得,几乎每天晚

上,都要来三四批日本兵,拿着手电筒在难民脸上照,看到二三十岁的女人就会拖走。每当月光洒满观音庵,那里就会充斥着女人尖锐刺耳的哭喊声。

尸体堆中寻找大哥

躲在观音庵的父母,心里其实最记挂的还是大儿子向远高。日军一个星期血腥屠杀后,城里宁静了许多,向远松一家急急忙忙赶回家,房子幸好没被烧,可是向远高却不见了踪影。

这时邻居说的一句话,让向家所有人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冰点。“我看见你儿子被日本人用绳子绑走了,被押到煤炭港那里。”

住在煤炭港附近的居民告诉向家人,前几天,这里刚发生了一场血腥的屠杀。煤炭港旁边有一座国民政府的仓库,仓库底下是空的,居民们说,日军把绑来的男人推到仓

库里面,在仓库下面点燃大火,并在仓库外架起机枪对着里面的人扫射,这样根本不可能有人幸免。

听闻此事,向远松的母亲向王氏伤心欲绝。尽管她裹着小脚,行动不便,但毅然带着向远松和向凤英到江边寻找大儿子的尸体。

从下关西站附近的老江口到金陵船厂,两里多路,尸体如山,这些尸体大多都身着黄色军服,都是殉难的守城士兵。南京的冬日格外严寒,江边,却闻不到一丝腐臭的气息。

可怜的母亲带着儿女来到江边,一边找一边哭,直到声音沙哑。向远松也跟着哭,稚嫩的声音高喊:“麻子哥哥,你在哪儿?”只要一看到不是穿着黄军装的尸体,他们就扒出来看,可是三天了,向远高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

向远松至今还记得,麻子哥哥对他的好。麻子哥哥念过私塾,他把所学到的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从来都不嫌烦。”

那年向远松的四叔在往江北跑反时,遭遇沉船,结果他掉落在江水中淹死了。

每年悼念“麻子哥哥”

从1938年至今,每到清明和冬至,向远松就会烧些纸钱,一边烧一边喊着“麻子哥哥”,每到这时向远松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落。

解放后,向远松调到云南地质局工作,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退休回到南京。

到了南京,他才知道,南京有了一座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年迈的向远松独自来到江东门,捐出五百元钱,“当是对麻子哥哥的悼念。”

昨天下午,向远松独自来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向张连红教授倾吐了这些往事。整整七十年过去了,老人第一次敞开心扉,揭开了心中压抑多年的痛。

老人对张教授说,他只是希望在遇难者名录上,能有“麻子哥哥”的名字,这是我现在唯一可以为麻子哥哥做的事了。”快报记者 解璐

为救爸爸 她被日本兵打聋了左耳

可爸爸、舅舅、堂爷爷还是被枪杀, 出生不久的弟弟也被踩死



■ 人物档案 (12)



杨翠英 83 岁

大屠杀那年,杨翠英 13 岁。为了躲日本人,一家人搬进了大方巷一带的难民区,没想到,有一天,日本人冲进来,看见男的就抓。杨翠英的爸爸、舅舅、堂爷爷和被抓的几千人,被日军集中到大方巷后面的一个池塘边集体屠杀。杨翠英则被一个日本兵打聋了左耳。爸爸死后第五天,杨翠英的小弟出生了,可没多久,这个小生命也被日本兵活活踩死了。

采访杨翠英老人,要坐在她的右手边,70年前,她的左耳被日本人一巴掌打聋了。

13岁天真烂漫的少女,怎么也不会想到,突然间家里就冲进一帮日本兵,抓走了爸爸、舅舅、堂爷爷,她哭着跟出去,却眼睁睁地看到机枪一阵乱扫……

梦魇远远没有结束,没多久,最小的弟弟也被活活踩死。事隔70年,提起往事,杨翠英仍然抑制不住泪流满面。

一家四口惨死日本人手里

老人的家不大,却显得空荡荡的,充斥着清冷寂寞。老伴几年前去世了,“一个人过,老想起以前的事。”没说两句,杨翠英的声音开始哽咽,“人家都劝我,不要哭不要哭,对身体不好。但想到我家里人死得这么惨,你说怎么忍得住。”

大屠杀那年,杨翠英 13 岁。一家人原先住在许府巷,以种菜为生。日本人打来了,有钱人家都跑了,只剩下我们这些穷人家,能去哪?”为了躲日本人,一家搬进了大方巷一带的难民区,就在傅佐路 14 号。没想到,有一天,日本人冲进来,看见男的就抓。

我爸爸、舅舅,还有住在隔壁的堂爷爷都被抓了起来,一看他们要往外拽爸爸,我扑上去抱着他的腿不让走,一个日本兵冲上来拎起我就是一巴掌,就觉得脑子里“嗡嗡”的,后来,这个耳朵就聋了。”杨奶奶指着自己的左耳。

她很害怕,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远远跟在后面。爸爸他们被带到大方巷后面的一个池塘边,一起抓去的还有几千人。日本人架起机枪,一阵疯狂扫射……

你不晓得,到处都是死人啊,塘里都填不下。”

爸爸死的时候,妈妈还怀着大肚子,死后第五天,小弟出生了。小弟更可怜,日本人越来越疯狂,到处都是杀人。一次,躲日本兵时,妈妈拖着几个能走的大孩子急急忙忙跑出去,没来得及带上他。结果,日本兵连婴儿也不放过,活活把他踩死了。

三年前第一次走进纪念馆

杨翠英是个聪慧女子。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她学会了日语。一次,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她忍不住拦住前来祭奠的日本友人,用日语控诉,“我家四口人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你知道吗?我的爸爸、我的小弟、我的舅舅、我的堂爷爷,他们全死在你们日本人手下……”日本友人唯有鞠躬着腰,不住地说“对不起!”听到这句话,杨老太泪流满面。

我喜欢上学,可因为日本人打过来了,没读过几天。”70年前的悲惨经历令杨翠英不愿去触碰。直到2004年,就连家里人也不知道她是大屠杀幸存者。

2004年,我在《现代快报》上看到,说江东门纪念馆要开了,以后才每年都去的。”她说的“开”,是指2004年3月1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完全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第一天。

之前,杨奶奶曾经好几次一个人到纪念馆来,门口的人跟她说:“要进,需要买票。”她想不通这样一个让大家祭奠遇难同胞的地方,怎么会收门票?看到免费开放的消息,她特地带了一份《快报》在身上。怕自己伤心支持不住,她让女儿陪她一起来。等待这么多年,终于跨进了纪念馆的大门。

哭墙上终于有了家人的名字

听说纪念馆里有一面“哭墙”,上面刻满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字,进了纪念馆,杨奶奶直奔“哭墙”,看到满墙密密麻麻死难者的名字,杨奶奶在上面拼命地找,可怎么也找不到,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起来:“我的亲爸爸、堂爷爷、亲舅舅,你们在哪里啊?”看见老人老泪纵横的样子,周围的人无不动容。馆里工作人员赶来,才知道杨奶奶原来是从来没有登记过的幸存者。

“我爸爸叫杨学文,舅舅叫杨贤营,堂爷爷叫杨世培,最小的弟弟还没来得及起名字,我们喊他毛娃。”第二年,爸爸和舅舅的名字刻上了“哭墙”,又过了一年,另两位亲人的名字也刻了上去。杨翠英抚摸着他们的名字,心底总算觉得得到了一些慰藉。

这几年,每年的清明、9月18日、12月13日,杨翠英都会带上菊花、点心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祭奠亲人。过几天你们去吗?”杨奶奶拉着记者的手,“前阵子他们给我寄了封信,说请我12月13日去,听说新馆也要开了,一定要去看看。我一定会去的。”

快报记者 孙兰兰 文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江东门纪念馆新招募志愿者宣誓上岗



300多名志愿者在江东门纪念馆宣誓上岗。快报记者 顾炜 摄

快报讯(记者 毛丽萍)备受各界关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加紧新馆的布展工作。12月13日将正式对外开放。昨天,该馆新招募的志愿者宣誓上岗。据统计,志愿者报名人数达1100人。

在这些热心的市民中,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来自30多所高校的大学生,更有父母带着上小学的儿子报名,如马红花带领8岁的儿子宋德晶,王玉芹带领10岁的女儿杨慧娴,还有卢学萍一家三口齐上阵的。昨天,卢学萍告诉记者,志愿者报名的事

是9岁的儿子卜晋先看到的,然后就央求她一定要给他报名,我觉得这种教育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比学分、成绩更重要。”于是,她就携其丈夫及儿子全部报名了。一边的卜晋小脸很严肃,“以前学校组织过这种活动,讲过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我会把这段历史告诉来参观的人,也会把这段历史讲给同学们听。”其实,小小的卜晋昨天下午就开始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卢学萍称,“一来,他就在和平广场上捡瓜子壳,还把小石子翻过来找,可认真了。”

71岁的李先生自我介绍说:“你看我现在为什么头发秃啊?就是当年日本兵来,我们跑反时,在农村害的疮,后来日本快投降时,我和我妈去集中营送菜,又被日本人的狼狗咬了。”李先生表示,自己虽说年纪有些大,但身体十分硬朗,和年轻人相比,

自己就胜在时间充裕,并且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见证者,如果能尽点微薄之力,自然义不容辞,把过去的历史告诉大家,尤其是下一代。”

据悉,此次新馆所招募志愿者的报名条件为热爱公益事业,热心纪念馆工作,身体健康,年龄在65岁以下。不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遇难者亲属将不受这个年龄限制。2004年,纪念馆曾招募过118名志愿者,其中就有大屠杀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报名,最后当选的志愿者最小的只有8岁,最年长的已经接近80岁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与2004年相比,这次报名的志愿者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个人报名中本科学历占了60%,研究生以上学历达34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他们可做些维持秩序的工作,主要负责向中外人士介绍历史,当历史的见证人。”